

往事随想

流萤点灯

刘 峰

从前，生活在河边，一到夏夜，夜行无须带灯，一只只流萤，就是一束束小小的火把，就是一具具袖珍型的灯笼，为你照亮出门、或回家的路。

在白天，小小的虫儿，简直是一个隐士，难觅踪影。可一到天黑，它们随村庄的灯火、天上的星星次第而亮。与两者所不同的是，萤火是流动的，在空中划出飘忽而美丽的影子，用黄绿色的微光，构筑美轮美奂的夜景，繁华而寂寞，沸腾又清凄。

故园流萤，在我的印象中，数村西的渡口最多！

一尾舟，一双橹，一艄公，渡南来北住客，也渡似水流年。最美的过渡时分，是在炎炎夏日傍晚，天上的绯霞与河心的倒影一起黯淡，水边，只剩下水植物紫灰色的影子，梦幻般地，从蒹葭、红蓼、菖蒲丛里，渐渐显露犹如初雪般的光明。

起初，点点光芒，小小的，微微的，

薄薄，淡淡的，似有若无。然而，随着夜色的深沉，那光亮，愈发鲜明了起来，像钻石，似珍珠，如水晶，高高低低，远远近近，交织织，错落落落，宛如一张无边的神秘的光网，仿佛一个琉璃般的童话王国，更像一个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。

“风起于青萍之末，浪成于微澜之间。”风起时分，水草摇曳，流萤忽散，待风稍息，又复聚拢，那迎风而舞的一点点光芒，那随风而飞的一线线弧光，那依风而动的一团团漩涡，其情状，其意志，其趣味，使人想起《诗经·邶风》：“我徂东山，惓惓不归……町鹿鸣场，熠耀宵行”；想起沈三白的《浮生六记》所言：“但见隔岸萤光，明灭万点，群织于柳堤蓼渚间”。甚至，随这一群群小精灵飞天唐诗、宋词、元曲……

那些年，去县城读书，回家度周末，渡口是必经之处。每到夜晚，父亲倘若见我迟迟未归，就会守候在萤光

万点的渡口，当听见“欸乃，欸乃——”的橹声，他大声地喊我的乳名，其音切切。父子俩一周未见，此时见面，异乎亲热。他摸了摸我的头，一把接过我的行李，俩人 having 说有笑，并肩穿行在芦苇香径上。

芦穗青灰，才过头。夜蓝蓝，耳边，除了水浪声、唧唧的虫鸣，一切静悄悄的，环顾周遭，只见苇海里萤火虫在飞舞，千点万点，闪闪烁烁，围着我 and 父亲飞舞，宛如烟花般美丽，为我们照亮前行的路。一条路，此时恰似一条璀璨的银河，流萤与满河星光交汇在一起，已分不清彼此。

这么多流萤，如能收集一些就好了。父亲瞧出我的心思，仿佛变魔术一样，从背后取出一把蒲扇，又从口袋掏出一个玻璃瓶。我见了，高兴得尖叫了起来。一刹那，父亲不再是中年男子，我也不再是少年，仿佛一起回到了童年。一人扑，一人装，父亲将蒲扇对准

流萤往怀里轻轻一拢，它们像流星一般坠落，有时会有好几只。我欣喜若狂，赶紧用手心去罩，将它们捧起，然后小心翼翼地装入瓶中。一时间，愉快的笑声在渡口荡漾，一周紧张的学习所带来的疲惫顿时烟消云散。归来，将流萤瓶与栀子花一起悬于白纱帐，只见暗夜里，点点清光，忽闪忽闪，缥缥缈缈，如梦似幻，给梦境带来了一丝浪漫，一份灵动，一缕甜蜜。

许多年后，我背负行囊，从渡口出发，走向了远方。于渐行渐远中，回乡的次数渐渐少了。“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”，再归来，是父亲的谢世，是一张张面孔的模糊，是与诸多人事的从此诀别。然而，我又是多么渴望一次又一次回到你的身旁，故乡！

我期待，若干年后，自己归来时，正值炎炎夏夜，还是那个渡口，有流萤为我点灯，一如父亲当年为我守候……

念之情。

历经十年的离别之苦，父亲因病于1974年提前退休。此时的父亲身患哮喘，走几步路就气喘吁吁。面对家务活，父亲有心无力。父亲身体每况愈下，他提前布局，把重心转移到对子女的学习教育上。受读书无用论影响，母亲不理解。父亲对母亲说：“我时日无多，把子女培养好，将来他们才有能力孝顺你。”父亲的执着与坚守，换来回报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们兄妹三人顺利考上大中专院校。按照约定，我们每个月拿出三分之一的工资给母亲，兑现了父亲对母亲的承诺。但在我们有能力孝顺他们时，父亲却于1994年夏的一个晚上因病辞世，生命永远定格在61岁。

醉过才知酒浓，爱过方知情重。透过父母爱情，让我看到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时光如何流逝，唯有真爱可以穿越时空……



外卖骑手 王广滨 摄

人生百味

老南瓜

李 晓

我与老卢的交往，有三十多年了。

前年，老卢去乡下老家村子里建了房子，在乡间种了瓜果。

去年夏天，去老卢的乡间房子里住了几天，山水润心，睡眠很香。一个雨夜，老卢在柴火灶里做了南瓜饭，一连吃了两大碗。肚子吃饱了，我与老卢听着雨打树叶声，一时陷入了沉默。我们都感到了倦怠，临睡前，老卢突然对我说了一句话：“我们之间啊，就是老南瓜一样的朋友。”

在这些地气蒸腾的作物里，我对南瓜，尤其有着一种沉默的感情。其实我曾经是一个莽撞浮躁的汉子，是南瓜让我变得遇事不惊慌，万物生长中带来心灵的饱满。有时在城里受了一点憋屈，就去乡下看看，我紧闭嘴唇，望着草丛中一个硕大南瓜，突然感到金黄成熟的南瓜，像一个慈祥稳重的老者，要开口对我说话，要对我叮嘱点什么。南瓜，也让我想起了祖辈亲人

利用年休到咸宁九宫山去避暑，提前在网上预约的民宿，房子不大，一共三层，每层约四居室，一楼是餐厅，我们在二楼，一行人占了三个居室，独留一间住着一位老头，看到我们，老头走出屋子礼貌地点点头，我回了一个灿烂的笑容。

民宿老板是一对80后夫妻，我们来的时候正逢饭点，夫妻俩麻利地准备了一桌菜，开饭前，老板从几个素菜盘子里夹了一些菜，又舀了小半碗汤，添了一点饭，递给静静坐在大厅一角的老头手里，此时我们才发现，刚才打招呼的老头不知什么时候也下了楼。

突然从火炉之城逃到这凉爽之地，胃口也变得好了起来，一桌美味瞬间一扫而光。“出门转转吧。”有人提议。

不宽的街道商铺林立，行人摩肩接踵，虽是正中午太阳当空，却没有一丝暑意，相反很舒服。我们迫不及待想将自己投入到从山脚下看到的烟雾缭绕的仙境之中，因不熟

世间万象

九宫山上的隔壁老头

夏元秀

悉，也只能沿着街道慢慢逛。“云中湖在另一边，你们要不要去？”是邻居老头，他不知啥时候悄悄跟在我们的后面。没有多想，我们欣然同意。

艳阳下的云中湖波光粼粼，湖边游人如织，一个捏糖人的小摊边围满了人，我也被惟妙惟肖的糖人所吸引，饶有兴趣地看了一会儿，但没买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转身欣赏一群大姐跳舞的时候，隔壁老头拿着一只美丽的“糖凤凰”递给我，推辞不了我只好接过。此时，我才细细打量起他来，个子不高，背有些佝偻，一身半旧的灰布衣，长得有点像《射雕英雄传》中欧阳锋，但凌乱的胡须又有些

心香一瓣

幸福领地

何小琼

一直喜欢三毛，她的长发，发自内心的真性情，还有，她与荷西从灵魂到肉体，极为真切的爱。幸福堪称奢侈品，只属于懂得爱的人，比如三毛。

心疼三毛。上苍给了她斐然的文采，却没有给予她永恒的美满，许多时候，幸福真的是稍纵即逝，空留遗憾。偶读三毛的一篇短文《幸福的盘子》，感叹不已，恍惚间，那位长发飘飘、长裙飞舞的女子，正款款而来，笑容可掬……

那篇文章很短。写三毛的婆婆喜欢收集漂亮盘子，并且，会挂在墙上当装饰品。久而久之，众多精美各异的盘子，成了一道灿烂的风景。对此，三毛早就迷上了。与荷西结婚后，虽然生活拮据，但在省吃俭用四年后，他们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。三毛也学婆婆，买了第一只彩绘陶盘，欢欢喜喜地挂在墙上。

第二年，三毛又买得一只青花的陶盘子。她有一个小心愿，一年买一只盘子，象征着跟荷西的爱情，真切、耐久，走过一年又一年。婚后第六年，三毛购得一只盘子，盘上还写着：“这儿，是幸福的领地。”三毛宝贝地捧着它回家，非常喜欢这句话。家，就是幸福的领地，她非常愿意请这只盘子成为家庭一员。

三毛的小心愿很美，也很平凡，只想着一年一个盘子，让它们像花一样开满墙。她 and 那爱笑的、大胡子的、永远温润如玉的荷西一起，牵手走在人生路上，从青丝到白发。到那时，满墙的花盘子，几十个那么多，是三毛跟荷西幸福

生活感悟

放下执念

张君燕

餐桌上，我身边的一位女士小口喝着面前的白开水，一直没怎么动筷子，吃完饭起身时，也就吃了几口蔬菜沙拉，其余美食一口都没有吃。见我一脸不解的样子，女士告诉我，她正在减肥，碳水不能吃、含糖量高的不能吃、油炸的不能吃、脂肪太多的也不能吃……

“计算各种热量太麻烦了，我干脆不吃算了。”女士解释说。现代人注重健康，如果体重超标，确实应该控制一下，可这位女士看起来一点都不胖，完全没有必要如此苛求自己呀。女士摇摇头说：“想要保持生孩子前的体型，就必须这样。”女士还说，除了控制饮食，她每天还必须保持一定的运动量，如果哪天因故没有完成计划，她会懊悔得一连自责好几天。

听得出来，她的语气中也有诸多无奈，似乎有一条无形的绳索将她牢牢束

五彩地絮语

想起童谣，乡愁落地

墨 陀

忽然想起几首童年学会的童谣。其中一首是这样的：“落雨特，打雷特，东家娘娘淘米特。”一首小童的童谣，但过了几十年，却仍牢牢地嵌在记忆里。这首童谣要用当地方言来读才有味道。看似平常的场景，却有着不可言说之味。

东家娘娘就是住在东边的奶奶。打雷下雨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就选这个时辰来桥头淘米了。你别说，在现实中真的经常看到这个场面。非要到落雨打雷了，东家娘娘才会停下与邻居的闲聊，想起晚饭的米还没有淘好，急匆匆赶往桥头。这首脑洞清奇的童谣，就是描写了这么一个水乡场景。

每次默念这首童谣，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当时的场景：很多砖瓦木结构房子连在一起，鱼鳞般的瓦片如波浪绵延。一座拱桥横跨水面，东家娘娘就在桥埠上淘米。水波荡漾着，一圈又一圈。对面是石岸，上面有树，树上有一个鸟巢；远处的墙壁是灰的，有雨水的痕迹；烟囱里飘着傍晚的炊

的见证。这样的日子，能够一直在多好。

可惜，三毛的幸福在第七年，戛然而止，猝不及防的打击几乎让她崩溃。盘子没能再继续挂上去，三毛瞬间苍老了许多，虽说岁月未老，她只因幸福的领地少了男主人而苍老。

细细品味三毛这篇文章，心潮起伏。生活幸福，是能一起过粗茶淡饭的平常日子，还是过上锦衣玉食的显赫时光？在幸福面前，人们都是那么渴望拥有。幸福的领地其实可以是狭小的，温馨，甚至是家徒四壁。其实，心中有着彼此，也就足够了。三毛不在乎爱人的工作的枯燥无味，只求他喜欢就好。不在乎自己过贫苦日子，只要有心爱的人就好。

这就是幸福，身边有爱人陪伴，一切皆是浮云。三毛墙上那几只挂盘，静谧、温暖、柔美地挂着。彩绘那个，有着鲜艳的明黄色和幽深的蓝色，美丽的花边，手工非常精致；青花那个，素雅淡泊，简单的淡蓝和白色相映，不张扬，优雅中带着傲骨；第三只最漂亮，因为那四个字：这儿，是幸福的领地。麦穗花纹，主色是红和淡黄，有了那几个字，盘子熠熠生辉。难怪三毛喜欢它，因为那几个字，因为它的与众不同。

其实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“幸福领地”，只有在拥有时珍惜它，呵护它，善待它，才能领略到幸福的真谛。虽然有时候会失去，至少，还会留存些幸福的瞬间。

也许有人说这是一种自律，但在我看来，这更像是一种执念。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也许在于前者是主动，是乐在其中；后者却是被动，是苦中作乐。

很多时候，我们执着于某种东西，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它是必需的，而是我们的执念在作怪。其实，人生就是有舍有得。就像这位女士，她放弃了美食与享受，收获了苗条的身材。“相较之下，我更愿意收获快乐。”朋友听了我的讲述，笑着说，“我想在维持正常生活的前提下，做一切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相较于不‘自律’带来的危害，我觉得不开心才是所有问题的源头。”

的确，和那位一脸苦笑的女士比起来，朋友的脸上是发自内心的开心。而当一个人真的感觉开心时，所有的事情似乎都跟着简单、轻松起来。说到底，任何执念，都可以放下。

小桥流水韵依依。当时的场景、声音、甚至连炊烟的气息，都仿佛在眼前。

还有一首童谣这么唱道，“娘舅娘舅，大大空手。吃起来像只饿死狗，吃起酒来像漏斗。”娘舅真的是这样的角色吗？大大咧咧，胃口奇佳，酒量很好。其实姐妹已经对他有小意见了，但他浑然不觉，自我感觉良好。做娘舅的各位男同胞，请对照下。

无论在何地，乡音童谣总维系着乡愁。周作人在《儿时中的吃食》一文中饶有趣味地记载了一首绍兴的童谣，“黄花麦果初结结，关得大门自要吃。半块拿勿出，一块自要吃。”孩童自私吝惜之态仿佛就在眼前。周作人是认真研究过童谣的，有《童谣研究手稿》。其他如丰子恺《缘缘堂随笔》，也多见桐乡石门湾的方言童谣。

这些童谣只能用方言演绎才贴切，用普通话来读就会完全失真。没有了方言，这些童谣就失去了味道与颜色。想起童谣，乡愁落地。

或甜梨与我们分享。

第五天下雨，我们没有出去，老人也坐在自己的屋子里静静地看书。看到我，他招手请我进屋，拿出一本厚厚的记录册，请我签上我的姓名。翻开记录册，我看到有很多签名和手机号，还有很多温馨话：“爷爷你好，保重哦！”“爷爷！明年夏天我还会来看您的好，如是留下了我的姓名和手机号。”

终于还是忍不住了，通过向老板娘打听，我才知道，老人和我们一样，都是游客，只是每年夏天，老板都会亲自从武汉将老人接过来，住到天气转凉再送回去。远在国外的儿子虽孝顺，但鞭长莫及，寻思着武汉夏天热，便想出这个办法，权当尽尽孝。

从2008年开始，老人已经在那间屋子里住了13个夏天。离开的时候，我主动与老人告别，并在记录册上写下：“爷爷，保重哦，以后有机会，我们一定会来看望您的！”